

胡山源
主編
日新文藝叢書

天籟

程育眞著

中華民國36年2月初版

——書 名——

日新文藝叢書之一 **天 籟**

——售 價——

——著 者——

程 育 真

——出 版 者——

日 新 出 版 社

——發 行 者——

日 新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同大棧323號A

——上海經銷處——

福州路東華里6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209號 正氣書局

林森中路599號 博覽書局

日 新 版 權 不 准 翻 印

「日新文藝叢書」序

胡山源

喜歡文藝的人大都是不善於經營的。這就是說，他只會寫，不會想法出版，如果要出版，只有仰賴於出版商。但出版商的觀點却和他大不相同。出版商最要緊的是作品的受人歡迎，有銷路，因此賺點錢。作者有名望，作品有價值，因此能够達到出版商的目的，固然最好，否則，即使得點頭，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他看來，也無有不好。而一個純潔的作者，却往往不能一舉兩得，他的作品雖然有價值，有真正的文藝價值，絕非噱頭價值，却又往往無人知道，引不起讀者的注意，因之總難於得到出版商的垂青。他常受出版商的氣，受了氣而作品終於無法問世的，更爲常事。他也明知自己吃虧在不善於經營，否則爲什麼不自已來出版呢？然而既沒有出版的經驗，也沒有出版的計劃，更沒有出版的能力，例如資本等等，他除了受出版商的氣，聽其宰割以外，就只有「抱璞而泣」，默默以終。這樣的文藝作者，爲數恐是不少。

當然另外也有一些善於經營的文藝作者。他雖然還沒有成名，甚至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却憑了他的手腕，或請要人介紹，或挾羣衆自重，一樣可以得到出版商的注意。否則，他也可以自己組織公司，招集股本，自辦出版機關。他的成名固然不必說，他的獲利也自在意中。

我對於那些不善經營的作者，抱着絕大的同情。因爲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此中甘苦，備嘗之矣」！但我並不想鼓勵他們去經營，除非他們自己願意。我所希望於他們的，還是他們對於文藝寫作鍥而不舍地努力下去，能寫出有真正價值的作品來。我以爲凡事總以分工合作爲原

則，寫作者只埋頭寫作，不問其他，方才有所成就，否則，分了心，必定要弄到顧此失彼而不討好的地步，或者，他的出版事業成功了，而寫作工程就此摧毀了。因此，我對於善於經營的作者，就抱著這樣一個畏懼，怕他們久而久之，會將文藝丟在腦後，而一心一意幹起經商的盛事，而變成文化商人的面目，再也不會有一些文藝的氣息。我一面恭祝他們的成功，一面却不免深深爲他們可惜，可惜他們犧牲了文藝的前途。

爲了同情，我總想幫幫這些和我一樣不善於經營的寫作者，爲了可惜，更想防止這些善於經營者的拋棄文藝，我常常希望，有人肯和我們合作，代我們經營，不必我們於寫作之外，再操一些別的心，我們將稿子交出去以後，就可以繼續寫作，而等待牠的出版。當然這個合作者，應該不是唯利是視的出版商，而對真正的文藝及其作者有相當的了解和尊敬才好。我這個理想，存了多年，總是沒有機會成功。有時，差不多可以成功了，却因時局的不安定，以及種種的牽掣，不能實現。現在我很高興地說，我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我們出版了這個「日新文藝叢書」。

這是「日新出版社」爲我們出版的。他們並不是資力雄厚的大出版商，但他們對於文藝却有了解與尊敬，甘冒蝕本不賺錢的危險，來爲我們出版，我們衷誠地謝謝他們。

在我們這個叢書之內，並不限定什麼：不論何種文藝作品，只要寫得好，真正的好，我們歡迎牠的加入；不論誰，只要對文藝有興趣，有修養，我們都歡迎他的和我們合作。現在一下子先出若干，將來還要出若干，究竟一共要出若干，我們沒有一定，總是儘可能地出下去。希望每一個關心文藝的人，會和「日新出版社」一般地贊助我們。

目次

小說

(一) 父親·····	一
(二) 愛人如己·····	八
(三) 心香一瓣·····	一四
(四) 贖罪記·····	二〇
(五) 音樂家的悲歌·····	二七
(六) 緣·····	三四
(七) 心有靈犀一點通·····	四三
(八) 聖歌·····	五二
(九) 白衣天使·····	六〇

散文

(一) 青年頌·····	六九
(二) 緬懷·····	七二

(三) 愛.....	七四
(四) 碧陽書院追憶.....	七六
(五) 秋的啓示 外二章.....	八四
(六) 古雞鳴寺之鐘聲.....	八六

父親

——虔誠垂首願以心香一瓣默默地爲父母祝禱——

小心地伸出手來，我在盛開嫣紅的花堆中，擷下兩朵豔麗馥香的玫瑰花佩帶在衣襟上。

平時慣常搬了椅子坐在花棚下細細地欣賞。看它由綠色的蓓蕾變成含苞復又盛開出嬌嫩的花朵。我不曾採過一朵。這一次採花的主因是爲着參加雙親節的禮拜。

戴着鮮花我靜坐在教堂的末一排上。講台上古色古香的花瓶裏插滿了潔白的百合花與鮮紅的薔薇花。望着各色不同的花朵讓客人們都泛起莫名的感觸；有喜有悲有哀有樂。門外陸續走進年輕年老的男女，有人佩帶純白的細花，也有人帶紅白兩色的隔竹桃。我心中頗多感觸，低下頭，舉手輕撫着兩朵紅玫瑰，一筆親切的感不由兜上心頭。

默默地閉上眼。是的，我要感謝上蒼的慈恩，因爲

感謝我親愛的父親與母親。

×

×

親

世界上值得驕傲，寶貴，稱羨，幸福的決不是金錢，名利與享樂，這些遲早會離我而去。所可尊貴歌頌的，莫過於有一個可愛的父親。父親的健在是值得愉快的，父親的慈愛應視爲寶貴，父親的勞苦理該感謝，父親的眷顧才堪稱幸福，朋友，你不認爲我的話言之有理嗎？我快樂我幸福，我還該說我要歌頌，因我有可愛的父親與慈祥的母親。

我的父親不是世界上擁有百萬財產的大富翁，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人物，然而我覺得他比大人物大富翁更可尊貴與敬愛，因爲父親對我們兒女有真切永恆的愛護。

父親長得並不灑脫，然而相當傲岸不凡，中等身材端正的面龐，頭髮雖然因年光的催殘而開始禿落，目光却依舊灼灼有神。

年輕時父親就從事於寫作翻譯和撰作，大部份是偵探小說。他已經寫了三十多年，這也許可說他與筆

墨結了不解之緣。

兒女了解父親真如父親了解兒女一樣地比較容易。父親在家庭中並不是大權獨攬，更不同執頑固。他有相當的家庭教育，使我們作兒女的都甘願唯命是從。

說父親嚴正吧，不錯，然而有時候却比任何人都風趣。

百物飛漲生活費用的激增，對於一切事物都無微不至地極盡節儉之能事。因着理髮費用的昂貴，父親特地自己買了一柄「軋剪」以便自己理髮。

初試的成績預卜十之八九是不大佳妙的。哥哥弟弟是年輕人誰都不肯輕於嘗試，原因是落剪無悔。因此父親願以自己的頭髮作樣品來試驗一次。哥哥權充了理髮師。

第一次理髮的結果，父親的頭髮式樣形如鍋蓋，我在旁邊大笑不止。父親却異常滿意。

「這種式樣很不差，既省錢又實惠，何樂而不爲？」

親戚們見了也無不大笑，但誰能了解他的用心呢？

還有一次，我在高三時，因興趣所致寫了一篇「人格的建設」投稿在新聞報，署名連自己也不會考慮用了「大青」兩字。

新聞報發表的一天，我看過一遍就沒有多大注意，不料被父親細心的朋友看見了，他拎起報章向我投以詫異的目光，「怎麼這一次你用『大青』的名字。」

我給問呆了，用大青的名字有什麼詫異呢？

父親坐在旁邊「什麼，大青是我的女兒？父親反叫小青？這真是豈有此理。」

這一下，我才恍然大悟，捧住了臉，一無話說。父親沒有罵我，反倒笑笑。我心中難受了半天，這不是罪過，於心總覺不安，可厭，爸爸竟有這樣一個不懂事的女兒。

×

×

×

孩提時總很少有心感覺到家庭的可愛，尤其是對於父親多少有些遠而避之。我還不曾領略到父親的愛，而且根本也不懂得應該敬愛自己的父親。早晚學校裏回來以後不會有過一次對父親細細的端詳。除了吃飯忽忽的一回兒，其餘的時間都是怕責備而遠避

之。朋友問我父親長得如何？我祇能在印象中追憶到父親有兩隻黑而有神的大眼珠，其他却模糊了。

那一天，我又是與同學們在校園裏貪玩回到家中已經天黑。往常我近家門時總愛編一兩句詼話欺哄家人，不是推說開敘會便是大掃除。自然這一次也不能例外，我想定以後才跨進大門。

謊話還沒有出口，忽然見母親哥哥一簇人擁着父親從臥室裏走出來。父親的臉灰白無神，一邊扶住母親，一邊還痛苦地呻吟。我急呆了站在門邊，舌頭像打了結，說不出話。

這一次，我真正看清楚父親的臉了。

父親見我站在旁邊，他用無神痛苦的眼望了我一下，低弱抖動的聲音說道：「育真，又是天黑才回家。如果今天父親生霍亂病死了，你也不知道……唉……」

看父親被母親和哥哥扶出大門踏上車子往醫院裏去。我抱住頭回轉身跑到房裏，閉上門雙膝跪在地上，熱淚淌滿了臉。我第一次在主面前流淚爲父親祈禱。是的，我懺悔自己罪過。

不寧的心房跳個不停，如果父親有何不測？我不

敢想，祇伏在床沿上痛哭不已。

然而，謝謝天，爸爸的病全愈了。從此以後我覺得家庭的可愛，我更歡喜多看父親幾眼。從那時起我曾數算過父親臉上的黑斑。無論如何，父親的眼光還是慈祥親切的。

年輕幼稚，作事多少總意氣定是非，而且涵養不深，耐心不够，動不動就發脾氣不理人。這種暴躁的個性是不好的，親近我的親友沒有一個肯單純指示我。畢竟父親是可愛的，他用善言予以規勸。

「育真，脾氣不能太燥，上當了嗎？學一次乖，你還年幼世故懂得不多，意氣用事太傷朋友的感情。以赤子之心待人，寬恕作弄傷害你的人。這世界上需要愛。不要求報答，但求良心的平安，何況我們是基督徒，神的兒女。以身作則博愛待人，雖然做不到衆人的標榜，却不能爲衆人的絆腳石。」

「不高興，我太吃虧了。」我弩起了嘴。

「虛心的人有福了。」父親拍拍我的頭。

父親的訓話我銘記在心，也許一時做不到完美，然而這是至真之理，無價之寶。

父親一生以「求人不如求己」爲做人的宗旨。他

常說，「事業的成敗在於自己的努力與否。」但他對待朋友有的是一股赤忱。

爲求生存爲開前途，父親學會了許多生活的技能，執教，寫作，繪畫，打字，縮寫，……連音樂的管弦也學會了幾樣。最可寶貴的還是因爲他有謙虛仁慈的心腸，使朋友們都折服他。

×

×

×

八—三事變我們全家在動盪的風波中避亂在安徽，這是難得而頗有旅行風味的逃難生活。

我們住的是一所古舊的書院——培玉山房。

山鄉缺乏畫具；除了飯後學樵夫一樣砍柴割草消遣以外，多餘的空暇父親特別有興趣吟詩作詞臨池。夜深，琅琅然的吟詩聲激越在古舊幽深的山屋裏，聽起來令人有一番清新的感覺。

窗外風吹焦黃的落葉，是丹桂飄香，金風送爽的季節。這是一個青年人認爲秋風秋雨愁煞人的不暢快季節，但確然是作詩的好時辰。

茶几上幾盆初開的菊花，滿杯的熱茶蒸着熱氣，父親又在埋頭作詩了。

無題（和周瘦鵠）

開遍山茶歲月深，烽煙處處費沉吟，應知蝶黛牽愁緒，誰使雁翎送好音？

魂斷千峯嗟逝水，夢回五夜擁寒衾，天高海闊渾無邦，一段離情兩地心！

憶家

田園劫後歎荒蕪，望斷音書淚眼枯，爲問新安江上水，肯流歸夢到姑蘇。

「爸爸，你在掛念到姑蘇的家。」我偷看了幾首。

「是的，孩子，不知道我們的老屋如今是否無恙？」無限悽愴。

「上次不是有人寫信來說家中總算被劫得還好嗎？」我覺得剛才的問句問得不好，無意在他心頭愁上加憂，於是我立刻轉過話鋒：「爸爸，我倒很歡喜陸放翁的詩，飄逸蕭爽，讀起來令人低徊不已。」

「不錯，放翁的詩最富民族思想，青年讀讀足以激發愛國心。其實要學舊詩，還得從杜甫的詩入手。」

「爸爸，你最歡喜的詩呢？」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

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輕風拂過，帶來二三片酡紅的楓葉，我隨手拾起楓葉玩弄。

「你覺得怎樣？孩子！」父親斜睨了我一眼。

「爸爸，這詩很有意思！」

是的，爸爸日夜關念着自己的祖國。

x

x

x

住慣自己大花園的住宅，如今遷居到上海，心中時常覺得地方的狹隘與窒息，尤其是一到暑天，更令人炎熱難受。一到晚上於是闔家都擠在晒台上納涼，爸爸是例外，他老人家多半是埋頭寫作，難得參加我們的集團的。

明月當空，我們六個人正好坐在清澈的月光下，高興就互相討論今天的新聞，不然參插一些風趣的笑話。

這一天，爸爸也自動地列在我們中間。弟弟傳聞地吹着口嘯。

忽然我想起一件事：「爸爸，今天幾號？」

「五月六日，有什麼事？」詫異地望着我。

我奔到樓下拾起一本今天才出版的「龍虎門」在父親面前一晃，「你不記得嗎？今天是你大作出版的第一天呀！」

父親這才明白過來，他慈祥地一笑，明亮的月光下我隱約看見父親的眼睫毛給淚水濕潤了。這是流淚的微笑。父親欣喜得淌淚了。這是父親每一次苦幹努力後難得的笑容。此次他老人家又看見自己所撒的種子開花結果了。

「爸爸，這是你生平最滿意的偵探小說了，是不是？」哥哥說完瞧着父親。

父親點點頭，從我手中拿過「龍虎門」小心地在月光下翻閱和撫弄，目光是那末親切。

為什麼呢？當爸爸開始着手寫「龍虎門」時，他曾犧牲一切的娛樂，整夜廢寢忘食地用心寫作，那種忠於寫作的精神，緊張的神態，佈局的精密，對白的緊湊，確曾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僅僅是一本小說薄薄的「龍虎門」父親費上這許多時間精神心血與興趣，那些已往發表的雜文探索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與精神。無怪爸爸的頭髮已經要一天天花白了。如今父親看見自己培植的種子結成果實，他怎能不破涕而笑

呢？怎不小心地細細翻閱欣賞與撫弄呢？

父親這樣的神態在他的繪畫上也是一樣。他繪就一幅畫時總細心端詳欣賞，他無論作什麼是一樣地認真與用功的。想到父親那一種斷決不撓奮勇努力的掙扎精神，作兒女的真是又愧又羞！

親戚朋友都說我酷似父親，尤其像父親兩隻又黑又大的眼睛，然而僅僅像了外表有何意思？我為什麼不能效法父親忠於事業的奮鬥精神？

如今，我有一個心願那就是我要努力，凡事都好自爲之。

×

×

×

大學畢業以後，我除了每天辦公完畢以外，高興時我也常常學習握筆寫些短篇小說之類，有一個時間我還担任家庭教師之職，空暇還得抄清每星期日爲牧師記錄的講稿，因此接觸筆墨的時間很多，這是我極少的。

一年來煩重的工作使我的身體不幸由健康變爲衰弱，曾經很長的時間頭腦疼痛晝夜不止。身體軟弱精神就欠佳。父母焦急異常，於是忙著要我瞧醫生。從此每天辦公回家以後不再教書，同時停止牧師的記

錄，外界的小說也多時不寫，這樣方便自己的身體有一些休養。

父母總是愛護自己的子女，父親從此不准我再握筆。

過去我素來忽略自己的身體，因我是家庭中最健康的一個，這次長時期頭痛頭昏之後，精神非常頹唐。可是我已忽略身體成性，因此雖然身體不良我還強自己寫作，許多時候因爲朋友的要求我又開始寫些小說。有一次給父親一眼瞧見，他厲聲地責備我：「育真，不能再寫了，怎麼人長得這末大連自己的身體都不會照顧？朋友知道你頭痛也定能原諒你的。」

呀，畢竟自己的父親最諒解體貼女兒，父親的愛是奇妙的。也許有時候朋友不了解不原諒我，甚至怨怪我不近情，然而還是父親最明白女兒的苦衷，雖然他用厲聲責備，這是頂溫暖的真情。父親的愛心深感我的心扉。

「爸爸，這樣我太寂寞。」我沒有最充分的理由。

「到公園裏去散步。」

我沒有姊姊妹妹，祇有一個哥哥。外工作，弟弟讀書未回，要我一個人去公園閒散未免單調乏味，結果還是倒在床上對屋頂出神，父親呢，像哄幼孩一般講些新聞給我聽或者吟幾首五絕與七律。

這是至尊的父親的愛。

我不歡喜吸香煙，對於灰藍色的煙霧特別有好感。

每一次父親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復又吐出嫋嫋的煙霧時我就愛爬在桌子旁邊，從嫋嫋的煙霧中端詳父親凝思工作時的神態。

父親常在煙霧中埋頭寫作，改卷，繪畫，看書，吟詩……沒有一天停止，沒有一刻停止，甚至沒有一分鐘停止過，永遠那末認真那末勤儉。他不曾撈過意外之財，也從不曾「不勞而獲」。我在霧中看父親凝思結構，揮汗作畫，批改課卷，埋首寫稿，看父親由濃厚的烏髮變成稀疏的花白。

有一次我禁不住開口了：「爸爸你頭髮已經有些禿和花白了。」

父親向我一笑：「是的，年老了。」

「年紀老了」我默然。父親的年輕，樂趣，都付諸韶華的鴻流中去了。「爸爸，你也該休息一下，老是工作太辛苦了。」

「爲你們呀！」他擱下筆：「育真，你哥哥所賺無幾，弟弟學業未成，誰能担負這重担？爲家庭爲你們三個孩子我還得繼續担当下去。」他又低下頭去。

爲兒女，父親的年青消失在奮鬥中，父親的樂趣犧牲在掙扎中，父親肯犧牲自己的享受供給兒女讀完大學。呀，父親的愛真偉大呀！瞧着模糊的煙霧我的淚水不禁潛潛而下。

父親勞心勞力爲要扶養我們，看孩子一個個由小長大，這是他唯一的慰藉。他滿足地笑了，笑得這末愉快，呀，父親的笑却感染了我的淚。

我們作兒女的曾用什麼來報答父親育養之恩？在什麼事上會使他老人家滿足慰甯？

我們有罪了。

是的，我承認與其是富有不顧兒女福利，還不是有一個貧窮愛護子女的父親，與其有一個父親是慣享受愛宴樂，還不是要一個能幹又體貼的父親。有一個富財自私的家長和有一個慈祥恩愛的家長誰算更爲有

福？

金錢怎比得上真摯的情愛？溺愛何能及於正確的勸導？

我滿足不是因為學業已成，我愉快不是因為親友衆多，我幸福不是因為物質享受。我要說我是滿足是

愛人如己

「上午的門診真把我累够了！」矮胖胖的黃醫生一踏進憩息室就長嘆了一聲，瞧他的神氣似乎確有三分額唐，二分憔悴。

「不是嗎？那些小孩兒們的哭聲幾乎把我的腦膜震破了。」威醫生附和了一句，隨手撿了一根雪茄，恨命地呼了一聲，然後高仰着頭玩弄煙霧。

「我真佩服蘇醫生，他老人家年紀這大，却還能够依舊精神抖擻地工作下去。」

「對，這才是真正的服務精神。」威醫生安泰地躺在沙發上，雙足擱得高高的。

「其實我說蘇醫生的年紀不小了，老年人原像秋天的楊柳般的，照例，似乎要一天衰似一天了，然而

愉快是幸福而且是驕傲，因為我有一個可愛的父親。

當我再一次撫摸著鮮紅的玫瑰花時我的淚又流過了面頰。

但願神祝福眷顧我親愛的父母。虔誠垂首願以心香一瓣默默地為父母祝禱。

蘇醫生却是例外。」

門外偷偷地溜進來的小江，向他們肩膀一靠，手一攤：「這個上海，呀！真沒意思！」

「什麼事？」

「告訴你吧！上午門診七個人，其中竟有五個人需要檢查 Wassermannreaction 梅毒的，這還像什麼個樣？」

「都市，唉！繁華的都市！」感慨地。

「唉！我倒忘了，剛才有一個病人驗 White cell count，如果增高到一萬多，那倒有些麻煩。」小江又是攤攤手，離開了憩息室。

「老兄，聽說蘇醫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是

嗎？」

「是呀！我時常看見他一個人在默禱，他說這是取得能力的秘訣。」

兩個人正談得起勁，蘇醫生出其不意的從門外跨了進來。

長長的白鬚，微偏的背脊，蘇醫生的態度非常慈祥 and 靄。剛才不久他爲病人結束了一次急性盲腸炎的割症，可是從他的表情上看去，他似乎早已忘懷了過去的勞苦。

他走近黃醫生身旁，拍拍他的肩說道：「怎麼啦？是不是上午的工作把你忙累了？可憐的孩子，靜靜地休息一回吧！」

矮黃有些內愧，本來是躺着的，如今反覺得坐正了適宜。「蘇醫生，你請坐一下，你不是剛結束一個割症嗎？」

「這算不得什麼，祇要我有能力，總該爲人們努力，做一點救人的工作。」蘇醫生慈愛地微笑着。

「你真應該休養一下，我們真佩服你的服務精神。」

「沒有，我算不得什麼，那是主的愛。本來醫院

愛人如己

的建立完全是由基督的博愛主義而發動的。耶穌的宗旨是『博愛』，『愛人如己』，所謂『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我們做醫生的不是應該遵照了他的師表行去嗎？我可以說醫院是一個將邀上帝鑒臨的花園，我們可以發覺園中花朵放出的馨香——貧窮人對貧窮人的慷慨，困苦者對困苦者的同情，人與人之間的牽愛，把品格提到高處，與聖與天相接連。」說到這裏，蘇醫生略頓了一下。

黃醫生與威醫生默默地領受蘇醫生出於摯愛的教訓。

門外，小江與同事老陸又走了進來，一眼瞧見蘇醫生，他們都感到有些侷促。因爲蘇醫生是一個長者，青年醫生遇見他總是肅然起敬的。

蘇醫生招呼他們一同坐下以後，他繼續說道：

「所以我說，無論是青年，無論是老人，無論是醫生，牧師，對待人家總該有愛心，醫生該療病慰貧，扶弱救危，牧師就當勸人信主，悔改罪行。並且，隨時隨地保持着一顆永不變硬的心，一股永不侷促的氣，一片永不傷人的情誼。以愛待人，以誠救人。」蘇醫生越說越有勁，那種興奮的精神震撼着每一

個人的心。

矮黃或者是慚愧他自己的懶惰，所以他的臉上泛起了薄薄的紅暈。

小江有感地搓着手掌，肩不敢聳，手也不敢攤了。

戚醫生連連點頭表示極願意接受蘇醫生善意的忠告。

室內片刻寂靜，各人都沉默在靜思中。

驀地戚醫生開口道：「蘇醫生，你已經服務多年，真可以說對得住良心了，其實可以休息休息，讓別人替你繼續工作下去了。」

「謝謝你的好意，我願意像基督一樣，服務到底。」

「可敬的醫生！」四個人不約而同，異口同聲的說。

蘇醫生站起身來，眼光向腕上的手錶投了一眼：「我得走了，還有個病人的報告記得翻閱呢，再見，青年們。」說完，他輕輕乾咳了一聲，緩緩走出了休息室。

「真是一位模範醫生，和我們一比，簡直就是天

差地遠了。」

「好，從今日起，我要努力！」矮黃伸手向空中打了一拳。

× 信，愛，忍耐，同情，盼望，慈祥……這許多美麗的。 × 花朵。

多少人爲着要想拯救或幫助人們，在他們的臉上，現出了歡喜美麗的光輝。犧牲自己救護他人的這種偉大的精神，像馥郁的香氣，瀰漫直到今日，給世界上每一個人帶來了無窮盡的厚意，溫情和愛憐。

蘇醫生，就是其中的一顆，他發的香氣瀰漫在醫院，他忠於自己的責任。終身沒有什麼盛名，僅僅是平凡地活到七十多歲，然而在他的四周，却放出了美麗的光輝與芳香。

醫院裏所有的人都稱蘇醫生爲天使，因此，每次病人經蘇醫生割症時，人們不約而同地會如此說：「當慈祥的天使出現時，病室裏的愁雲便消散了。」不知是那個人曾如此頌讚蘇醫生的爲人：「道德觀念儘管變遷，然而人心中有一種古今不易的標準，那就是犧牲自己，而爲他人服務，這是人生最高的意

義的表現，我們的蘇醫生，永遠保持着這一種崇高的精神。」

所以，任何人爲了厭倦工作而發怨言時，祇要看見蘇醫生的銀白色的長髮，便會自然地感到內愧。

可是，不久，蘇醫生突然患肺炎而睡倒了。

各人對此有不同的猜測，有人說是因爲辛勞所致，有人說是由於傳染。

初期病情似乎很嚴重而危險，寒熱很高，那些青年醫生都逗留在床邊，焦急地守候着。

病房中川流不息地來了許多探訪者，有受恩於蘇醫生的，有由於敬慕而來的，就是病房外的玻璃窗上，也常貼滿了探問者的臉，他們張着焦急的眼睛，熱情地關注着蘇醫生。

許多細心的護士，自願犧牲睡眠而晝夜不歇的留心照顧他。

蘇醫生病了，整個醫院沉默起來，像枯萎的花草連一星子的精神都消失了。

周密的診斷，謹慎的看護，一星期以後，謝謝天，蘇醫生已經脫離險境，憔悴的花朵這一次經過露水的滋潤，又欣欣向榮了。

愛人 如已

如今，醫院裏的每一個人都高興了，工作也有生氣，精神也恢復了活潑的原狀。

清晨，蘇醫生從床上起身，佇立在窗邊，那時，蔚藍的天空，紫燕翩翩地雙飛，小鳥在枝頭唱着動聽的妙曲，蘇醫生伸手欠一欠身，抬眼望着碧空：「是春天了！」接着微微的低吟：

「願甘露無聲的降落，

滋潤到我奮鬥止息的時候；

洗去我心懷的惆悵，

表證我生命因你所賜與的平安。」

突然，一個護士的說話聲飄進了蘇醫生的耳內：

「對不起，蘇醫生大病初愈，現在正在休養，暫時他還沒有能力爲病人割症，我們請章醫生吧！」

「不，我們祇相信蘇醫生，謝謝你去問一聲，內人的病勢很危急呢！」是哀求的聲音。

「但是……」護士的話還沒說完，忽聽得蘇醫生的門呀的一聲開了。

蘇醫生披着睡衣走近病人與護士說：

「什麼事？」

「蘇醫生，那病人一定要你去割症，你自己才好